

DUBULUOFUSIJI

杜布罗夫斯基

普希金 著
周立波 译

杜 布 罗 夫 斯 基

普 希 金 著
周 立 波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杜 布 罗 夫 斯 基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375印张 55千字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7000册 定价：0.28元

译者序言

一八三七年二月，普希金和沙皇的客宾，法人乔治·丹提斯决斗，决斗后三天，这位俄罗斯文学的真正开创者，同时是世界的伟大的天才诗人，就死了。离开他生时，一七九九年五月，仅三十八年。

这次决斗是谁也知道的沙俄统治者的阴谋。普希金是一个纯粹的贵族，他的家庭是莫斯科的古老的世家，看了他那篇有家谱性质的没有写完的杰作，〈彼得大帝的黑人〉(Peter the Great's Negro)。我们知道普希金的血管里虽然有非洲黑人的血液（他的外曾祖父就是那位彼得大帝的黑人），但在彼得大帝的时代，他的家运已经交织在俄罗斯的命运里面了。

普希金自己更带着充分的贵族精神，在描写布加曹夫的农民暴动的时候，他始终带着一种贵族的观点。他的小说里面的农奴，最忠心于主人，忠心到忘记了自己的，是最可爱的。可是这一切都不妨碍普希金为人类自由而战斗的精神。他攻击着社会的不正。同情被蹂躏的弱小人物。对于宗教与以巨大的不敬。最重要的是他描写了炽烈的爱和勇敢的反叛。囿于时代，他的反叛社会的积极的人物，总多少带了一点安那其式的色彩，但是那种不妥协，不屈挠的精神是一贯的。

普希金就为了这种精神，使自己成了沙皇统治的仇敌。他在一八二〇年发表的《自由之歌》(Ode to Liberty)触怒了亚历山大一世，被流放到南俄，居留在高加索，克垦米

亚等地，在高加索，因为他给圣彼得堡的一个英国朋友的一封信拥护雪莱的无神论的信，被当局检查出来了，因此受了六年的监禁。在亚历山大一世和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叛乱以后，尼古拉一世召了他回来。十二月党人许多是普希金的朋友，因此尼古拉一世问他：十二月党人作乱的时候，他如果在彼得堡，是不是会参与反叛，诗人依着他的一向的爽直，回答一定会参与。尼古拉一世饶恕了他。可是诗人把沙皇当作特别的宽仁，那是错了，尼古拉一世不但没有放松他，而且把他的著作的检查权交与了宪兵总监彭根多夫伯爵，这是一个愚昧而又险恶的人，于是普希金的著作受着严厉的束缚，一直到他死。

普希金遭受了统治者的各种蹂躏和束缚，还要加上他的生活的不幸。他爱上了一位年轻的社交界的女人。他非常爱她，她却没有什么文学兴趣，更不能够尊重她的丈夫的天才；她所爱的时髦社会和宫廷环境，普希金是非常厌烦的。为了她，他忍受着对他无味，他不能堪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他来往的时髦朋友为了他的贫困和职位的低微看不起他。普希金带着诗人的敏感和骄傲，反转来不但看不起他们，而且常常对他们报以讥嘲。这样他招致了沙皇皇室的忌刻，同时也引起了整个上流社会的仇视。当他正想退居乡间，摆去这一切俗恶的烦恼，专心写作的时候，一个谋害他的生命的阴谋，已经设定了。准备和他决斗的法国人，侮辱他的爱人，这样，普希金就落入了他们的笼套，永远的止息了他的天才的呼吸。

普希金的主要的成就，是他的诗。十二岁在兰心（Lycéeum）贵族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始写诗了。一八二〇年

发表了 Ruslan and Lyudmilla 在全俄博得了诗人的声誉。同年他又发表了触怒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之歌》。在高加索的流放时期，除了许多其他的诗作以外，他又开始了他的 Yuzeni Onegin 的最初的几章。Yuzeni Onegin 和他的另外一篇诗作，《青铜骑士》(Bronze Horseman) 同是他的诗的杰作。后者发表于他的死后的一八四一年。普希金许多著作，都是在他死后才能发表，这是沙皇的著作检查制度的成绩。

普希金的诗建立了他以前的俄国从来没有，以后也从来不曾越过的美的标准。他的优雅和朴素的韵文成了俄国文学的永远光辉的宝饰，因为他的诗句的文气是这样的完全，所以翻译家以为译成任何别国的文字，都很困难，在中国，普希金的巨大的诗篇还没有完善的译本，这是并不足怪的。

诗人普希金同时也是伟大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是这样的坦白和有力，就是在现在，也是散文里面的最优良的模范。普希金是一直到一八三〇年才留意散文，可是因为他的散文简单明畅，易于译，所以它的流行比他的韵文更为广远。现在我们来谈谈比较容易和我国的读者见面的他的散文的名著罢。

他的最有社会意义的小说是《大尉的女儿》(The Captains Daughter)，这是以俄国农民运动史上有名的布加曹夫的叛乱做背景的一个中篇浪漫的历史小说。故事的主角和一个边鄙地方的要塞的守将的女儿恋爱过程交织在整个的布加曹夫的乱事里。布加曹夫叛乱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过程，在这篇小说里，可以看出一个亲切的侧影。作者拘囿于时代，而且也许还要意识的逃避检查官的鹰眼，对于这位

农民运动的领袖布加曹夫不敢公然的敬佩，而且不时的流露着对于暴力的社会变革的嫌恶，满怀着一种素朴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但是布加曹夫并没有被丑化。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一方面不置他的暴力的行为，一方面又把他写成了一个充满了人情味而又带着神力的农民领袖。对于统治者，他决不宽仁，对于同辈，保持着威严，却不失其亲切。故事的主角和困顿时候的布加曹夫无心的会见过，有赠给他一件皮衣的小惠，后来主角站在官家方面，和他对敌，几次落在布加曹夫的手里，却几次都受了他的礼遇和饶恕。这是人性的温情。

然而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官家的将校方面。大尉和他的妻被描写得非常可爱，却受了布加曹夫的绞刑。而投降了布加曹夫的官军的将官西华卜林却是阴险奸恶的人物。嫌恶农民运动的暴力，却又在农民和农民领袖的身上找不出巨大的缺点，于是把憎恶一概堆砌在他自己阶级的叛徒身上，这也许是作者的一种苦心孤诣罢。

这故事里的可爱的人物，除了大尉夫妇以外，还有主角的侍仆绥惠里支。这是贵族文学中常见的忠仆的典型。对主人竭尽忠诚，而又带着喜剧人物的姿貌。莎士比亚宫廷文学中常见的弄臣，和这个有些仿佛。

这小说的女主角，大尉的女儿，却描画得并不十分出色。不过也显露了普希金小说中的青年女性的特征：带着幽怨，又温柔贞静，而且又好象时时刻刻需要骑士的护卫一样的纤弱。这一切也许是贵族女性的特质。

描写布加曹夫的乱事的时候，作者嫌恶着社会变革的暴力，同情总是在官方，但他描写另外一个反抗社会制度的人物，杜布罗夫斯基的时候，他的同情是在反抗者方面，而对

于暴力，在这里也曲与优容了。

杜布罗夫斯基是一个小地主的儿子。父亲被一个横暴的大地主气死了，土地被夺去，自己不得已做了强盗。他原是想报仇，先杀了仇人的。而仇人的女儿魅惑了他。爱和恨的对象同在一家，爱和恨的情绪同在他一个人身上找到了最强烈的表现。终于是爱得了胜利。为了爱他原谅了他的家仇和情敌，而且停止了他反对不正的社会和腐败的地主制度的斗争。安那其式的反叛，化为了爱情无上的容忍。这是普希金时代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而这方式是多少带着一种黑暗时代的凄味的，杜布罗夫斯基没有了家，情人被强夺，自己又被打伤，离开俄国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是多么的寂寞和阴暗。

在俄国的诗人当中，普希金算是最为明朗的一个。可是他也有时禁不住露出阴郁的面容，尤其是当他描画弱小的人们的时候。他的小说集《白尔金的故事》(Tales by Belkin)中的《驿站站长》(The Station master)是有名的一个短篇，却是多么的阴暗。驿站站长的可爱的女儿，他的阴暗孤凄的生活之中的唯一安慰，被一个过路的贵族引诱去了。这个可怜的老人几次去找他的女儿的下落，最后的一次，阴影一样的站在那贵族之家的内室门口，望着他的亲生的女儿变得好象生人一样害怕他起来了的时候，那是多么可怕的场面，老人和女儿以后永远不曾再见面，就这样孤苦凄清的永逝了。

普希金的另外一个短篇杰作，《铲形皇后纸牌》(The Queen of Spades)，色调比《驿站站长》更为阴暗。那故事是这样的：

在赌室的漫谈中，X 伯爵夫人的孙儿漫不经心的说他祖母知道三个必胜的纸牌的秘密，得到这秘密，祖母自己解除了一回巨债的灾厄，又救了另外一个人，以后这秘密，就永远被她保守着，再不用了。这只是并不实在的虚构，却打动了——
了一个赌博的旁观者黑曼的心情。

X 伯爵夫人很老了，过着一种非常怪僻的老年的生活，她的一个年轻的侍婢，丽查，也跟着她度送一种没有青春，没有情爱的寂寞的生活。每天所看见的是伯爵夫人的古怪的习惯，所听到的是伯爵夫人的任性的专制的吩咐。突然一天在她的窗子下面，她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军官。这就是黑曼。打破她的青春的孤寂，爱情降临到她身上来了么？她是多么激动，疑惧和惊喜。

以后，黑曼真的对她表示了狂热的爱情。经过多少热情的表露，丽查终于热烈的爱上他了。最后，她约他幽会，那是约在伯爵夫人出去赴跳舞会的晚上，约了他在她陪伯爵夫人去赴跳舞会，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他混到她的寝室里去，黑曼照了她的话混进了伯爵夫人的府邸，可是等到丽查和伯爵夫人回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到丽查房间里去赴爱情的密约，却走到伯爵夫人的房间里，向她询问必胜纸牌的秘密。几个月来爱情的表示，原来是为了得近伯爵夫人，得到她的胜利的纸牌的秘密。“这样，那许多热情的信和热烈的祈求，那种卤莽的，坚固的固执——不是意味着爱情——金钱——那是他渴求着的东西。”丽查觉悟了，而她是多么的凄寂。

这是浪漫的，爱情无上的普希金的一篇最现实的故事。彼得大帝维新以后的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在萌芽，金钱已经

快要室灭贵族的精神了。这种社会变动所给与普希金的贵族意识的影响，在这一个短篇之中，找着了最明确的表现。黑曼是和戈哥理的《死魂灵》里面的乞乞科夫有些仿佛的人物，为了挣取金钱，他们都可以用生活中一切神圣的东西作为手段。普希金到处歌颂的神圣爱情，在黑曼身上却不过是取得金钱的可怜的垫脚物，明朗的普希金还可以免掉阴沉吗？

我所看到的最有社会意味的普希金的小说，是这几篇。此外还有他的带着家谱性质的《彼得大帝的黑人》，这里的彼得大帝是一个最英明又最仁慈的君主。作为诗人的传略，作为俄国维新时代的史话，这都是一篇深有价值的作品。

普希金小说还很多，但因为有的没有看到，有的是思想的意义比较小，在这里都不谈了。

普希金不只是诗人，小说家，他还写过悲剧，做过批评论文，写过游记，还作了一部《布加曹夫变乱史》。他是一个多方面的伟大的天才。俄国的贵族却不重视他，使他终生的颠沛，最后还要设定一个谋杀他的圈套，太早的终结了他的生命。

这位天才贵族的呼吸的停止，到今年恰恰一百年。他的国家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自由的天国。听说苏联对于这个伟大天才的百年祭，全国将有盛大的祭祀。贵族的诗人遭受了贵族阶级的凌虐和谋杀，百年后，却受着无产阶级热烈的敬礼。无产阶级不但懂得爱惜自己阶级的诗人，而且也能怀抱任何阶级的真正的诗人。

这里所译的杜布罗夫斯基，是前年根据 Natalie

Duddington 的英译重译，译给郑振铎先生所编《世界文库》的。《世界文库》后来改了计划，这译稿就一直搁着。在普希金百年祭祀的今年，书店愿印单行本。我趁这机会，一知半解的谈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普希金，和这一定不满人意的译文，当做一个小小的羞涩的花环（如果也能当做花环的话），放在诗人的中国祭祀的一个小角落，能够这样，我真是非常的欢喜。

几年以前，一位旧式的俄国地主，吉里尔·彼特洛维支·特罗意古洛夫，住在他的一个田庄里。他的财富、血统、和亲戚使他在这一田庄所在的省份很有势力。由于环境的纵容，他总是极端逼着他的易怒的脾气的每个冲动，和他那多少有限的智力的每个念头。他的邻人高兴迎合他的最微小的奇癖；省里的官员们就是听到他的名字也都要发抖。吉里尔·彼特洛维支把逢迎的表示当做他应得的献物承受着。他的家里常常盈满了宾客，他们随时在他的贵族的安闲中使他娱悦，而且同享他的喧闹的，有时放荡的作乐。没有人敢于拒绝他的宴请或是不在一定的日子到波克罗夫斯科来向他请安问候的。吉里尔·彼特洛维支非常好客。尽管他有可惊的体质，但一个礼拜他还是要遭受两次过饱的苦痛，而且每天傍晚，他总是微微的醉了。他家里的农奴姑娘很少逃脱了这位五十岁的色情狂者的好色的殷勤。在他房子的一间小屋里，住了从事那宜于女性的针黹工作的十六个女仆。小屋的窗上装了木格，门上了锁，钥匙是吉里尔·彼特洛维支收管。在指定的时间，这些年轻的幽居者在两个老嫗的监视之下出来到花园里去散步。吉里尔·彼特洛维支常常为她们中间有的人择了配，于是又有新的人来填补嫁了的人。他对待他的农民和家奴，严酷而又横暴，可是他们却忠于他：他们夸耀他们的主人的名望和财富，而且他们又倚仗他的有力的庇护，常常欺侮他们的邻人。

特罗意古洛夫把他的时间消磨在他的辽阔的领地的巡行，欢乐的饮宴，和恶作剧中，恶作剧每天都有新的发明，普通总是拿一个新的相识做牺牲的；他的老友们也都不被放过，只有一位安德烈·加夫里洛维支·杜布罗夫斯基却是例外。这位杜布罗夫斯基，一个退职的禁卫军的副官，是特罗意古洛夫最贴近的邻居，而且是七十个农奴的领主。就在和最高贵的人们的交际中，特罗意古洛夫也非常傲慢，可是对于杜布罗夫斯基却不管他的卑微的地位，很尊敬他。他们曾经服务于同一联队，特罗意古洛夫由于经验知道杜布罗夫斯基是怎样一个性急而果决的人。在光荣的纪念^①的一七六二年以后他们分离了很久。特罗意古洛夫是达西科夫公爵夫人的亲戚，他高升了；杜布罗夫斯基丧失了他大部分财产，退了职，住在他剩下来的一个田庄上。听到这事的时候，吉里尔·彼特洛维支愿意相助；但是杜布罗夫斯基辞谢了他，依然是贫穷而自立。几年以后，特罗意古洛夫以上将的品位退了职，回到了他的别墅；两位朋友会见了，彼此都很欢喜。那时以后，他们天天见面：从来不屑寻访别人的吉里尔·彼特洛维支常常毫不拘礼的走到他的老友们的简陋的小屋里去。他们是同样的年纪，出身于同一阶级，受了同样的教养，他们的趣味和脾气大致相同；在某点上，他们的命运也都一样；他们两个都是恋爱结婚，两个都早成了鳏夫，而且都有一个孩子。杜布罗夫斯基的儿子在彼得堡受教育，特罗意古洛夫的女儿却在她父亲的监督之下受教养，吉里尔·彼特洛维支常常对他的朋友说：“你知道，安德烈·加夫里洛维支

^① 加得邻二世即位。

兄，如果你的伏罗底亚长得好，我要把马莎嫁给他——纵令他是赤贫如洗。”安德烈·加夫里洛维支摇摇他的头，总是这样的说：“不，吉里尔·彼特洛维支，我的伏罗底亚不是马利亚·吉里洛夫娜的配偶。一个象他那样的穷贵族，娶一个贫穷的良家女儿，自己做家主，比做一个娇生惯养的年轻女人的管家要好得多的。”

每个人都羡慕着傲慢的特罗意古洛夫和他这位贫穷的邻人之间的亲密，而且诧异后者的勇气，在吉里尔·彼特洛维支的餐桌上，他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完全不顾虑他的意见是不是和他的主人的相反。有些人也想学他的样，保持他们的独立；可是吉里尔·彼特洛维支给他们这样一种教训，使他们再也不要尝试了；杜布罗夫斯基是这一般原则的仅有的例外。一件意外的事扰乱了而且变更了一切。

初秋的一天，吉里尔·彼特洛维支准备去行猎。他吩咐犬夫们和猎人们在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准备停当。厨灶和帐幕先行送到了吉里尔·彼特洛维支将要进午餐的地点。他和他的客人走去巡视他的犬舍，在那里，五百多头猎狗，过着温暖而安适的生活，用狗的言语赞美着吉里尔·彼特洛维支的慷慨。那里有军医替莫西卡掌管的医治病狗的医院，有母狗生产它们的小狗和哺喂它们的地方。吉里尔·彼特洛维支很得意他的美丽的犬舍，而且从不放松一个向他的朋友们夸耀它们的机会，每一个朋友在以前至少参观了二十次。他被宾客簇拥着，被替莫西卡和猎人常跟随着，在那里巡行。他站在某些犬舍前面，问问病狗，发出多少有些严酷而公正的申斥，或者把他所知道的狗叫到面前，向它们亲切的谈话。宾客们都认为叹赏吉里尔·彼特洛维支的犬舍是他们的义务；

只有杜布罗夫斯基皱着眉毛，不说一句话。他是一位热心的猎人，但是他只能养活两头猎狗和一头猎狼的母狗。他看了这壮丽的设备，不免感到一种嫉妒。“你为什么皱着眉毛，老兄？”吉里尔·彼特洛维支问他，“你不喜欢我的犬舍吗？”

“是的，这是美丽的犬舍，”杜布罗夫斯基阴郁的回答，“我恐怕你的仆人还没有你的狗这么舒适。”有一个猎人被激怒了。“我们并不埋怨我们的命运，谢谢上帝和我们的主人，”他说，“但是有些绅士倒真可以把他们的住屋和这些犬舍的任何一个掉换一下；他在这里会更温暖，而且可以得到更好的喂养的。”吉里尔·彼特洛维支听了他的农奴的莽撞的话大笑起来，他的宾客也笑，虽然他们感觉到了猎人的嘲笑，一样可以移到他们身上。杜布罗夫斯基的脸孔苍白了，没有说一句话。在那个时候，吉里尔·彼特洛维支接到了一篮新生的小狗，他察看它们；他拣取了两头，吩咐把其余的拿去溺死。在这个时候，安德烈·加夫里洛维支悄悄地走了。

吉里尔·彼特洛维支同他的宾客从犬舍回来，坐下晚餐的时候，才知道杜布罗夫斯基已经不在。仆人们告诉他说安德烈·加夫里洛维支已经回家去了。特罗意古洛夫吩咐他们立刻去追他，而且把他带回来。他从来没有少了杜布罗夫斯基去打猎的，杜布罗夫斯基是一个精明而有经验的狗的价值评鉴者，也是一个猎人的争执的正确的仲裁人。大家还没有散席的时候，派去召他的人回转来了，他报告他的主人，说安德烈·加夫里洛维支不听话，不肯回来。吉里尔·彼特洛维支和平常一样被家酿的白兰地刺激了，发了脾气，再打发刚才那个仆人去告诉安德烈·加夫里洛维支，说如果他立刻来波克罗夫斯科过夜，他，特罗意古洛夫，就要和他断

绝关系。仆人重新驰去。吉里尔·彼特洛维支从席上站了起来，于是，摒去了他的宾客，上床睡了。

到早晨，他询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安德烈·加夫里洛维支来了没有。他得到了一封叠成三角形的信。吉里尔·彼特洛维支吩咐他的书记大声的念，他听见信上写道：

我的亲爱的先生：

我不愿意到波克罗夫斯科来了，除非你打发你的猎人拍拉莫西卡来向我谢罪；处罚他或是饶恕他应该由我，我不愿意忍受你的农奴的嘲弄，而且为这件事，也不愿忍受你的嘲弄，因为我不是小丑，我生来就是绅士。我依旧是你的忠仆。

安德烈·杜布罗夫斯基

依照目前的礼节的标准看来，这封信象是十分无礼的，可是吉里尔·彼特洛维支并没有介意它的特别体裁和它的唐突，使他生气的只是它的主旨。“什么！”他赤着脚跳下床来，叫道。“打发我的仆人去向他谢罪！饶恕他们，处罚他们，应该由他！他在想什么！他不知道他的对手，这真使我吃惊！我要责罚他！我要给他一点苦头吃！我要教训他，反抗特罗意古洛夫有什么好处！”

但是，吉里尔·彼特洛维支还是带着他一切惯有的豪华，穿了衣，骑着马去打猎了。可是猎事并不成功：整整的一天，他们只看见了一只野兔，而且没有打倒它，野外的帐幕下的午餐也不成功，或者，至少是不合吉里尔·彼特洛维支的脾胃。他殴打厨师，斥骂他的宾客，而且回来时和他的

全体从人故意从杜布罗夫斯基的田野里驰过。

二

几天过去了，两位邻居的敌意继续着。安德烈·加夫里洛维支没有再到波克罗夫斯科来，吉里尔·彼特洛维支没有了他，觉得很烦厌，而且说了许多最难听的话来发泄他的烦恼，这个，多亏地方人士的热心，加了油而且张扬了的传到了杜布罗夫斯基的耳朵里，一个新的事件摧毁了和解的最后希望。

有一天，杜布罗夫斯基驱着车巡视他的小小领地；当他走近桦树林的时候，他听到了斧凿的声音，一会儿，又听到一棵倒下来的树的爆裂声。他赶到那里，发现了特罗意古洛夫的农民，他们正在悄悄的偷盗他的树木，看见了他，他们开始逃跑；杜布罗夫斯基和他的马车夫捉住了他们两个，于是绑起他们的手臂，连同三匹敌人的马，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家。杜布罗夫斯基非常愤怒；以前，特罗意古洛夫的农奴，有名的贼棍，在他的领地里是从来不敢为害的，他们知道他和他们的主人的友谊。杜布罗夫斯基看到他们现在是在趁着这次绝交的便利了，于是，和战争的一切惯例相反，他决定用他们从他自己的树林里窃取的枝条抽打他的囚徒，把马送到他的田间和自己的马一道去工作。

这个事变的流言，当天就传到了吉里尔·彼特洛维支那里。他狂怒了，起初他想率领他所有的农奴去袭击基斯东约夫卡（这是他的邻人的村名），而且，把它毁灭，把领主围困在他的家里；这样的勋业在他并不新奇；但是不久他的念